通志堂經解

D 二12
1.411
295

門 P 12
補
卷

春秋或問卷第十五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夫人婦姜至自齊非喪娶乎

法有不待貶絶而惡自明者此類是也

碁而使公子遂如齊逆女雖不譏喪

公子翬弑隱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

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

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

異辭王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

書其故已而書冬十月子卒則遂及得

通志堂

可見矣宣元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
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也既而季
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
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討故欲急婚於齊
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
胡曰經書行父如齊而傳謂納賂以請會
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
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
謹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或問書放之義曰經書放三此年胥甲父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
猶于吳是也於晉則稱國於蔡則稱人
國以殺稱人以殺之例推之則稱國者
與焉稱人者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
案左氏河曲之戰史駢欲薄秦于河而
不可遂以失秦晉人惡其不得志於秦
不用命者而放胥甲父則其大夫謀之而
之也蔡遷于州來而殺公子駟明年公

預以爲公子駟之黨或者其然豈以
亂無政而其國人大夫擅放之乎春
專殺也書放大夫亦惡專放也大夫
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
春秋惡之折河曲之戰撓吏駢之
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
而獨放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佐下軍
桃園之兆見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或問公會齊侯于平州何也

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故不復致討故曹人以
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
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
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
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

齊人取濟西田

或問取濟西田之義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
者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
郜及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
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

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易也凡言取者皆非其有之義若齊人取濟西田謂之非其有宜也若我取濟西田取汶陽田皆言取何哉蓋嘗失之於彼矣而今取之是亦非其有而已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問侵陳侵宋而書楚子豈子楚以伯乎曰春秋盟

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向也次厥貉嘗書楚子矣然而未嘗加兵於中國也繼而伐麇亦書楚子矣然而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至於侵陳遂侵宋則直加兵於中國矣凡征伐而出爵者皆伯之辭侵蔡伐楚書齊侯伯齊侯也侵曹伐衛書晉侯伯晉侯也侵陳侵宋書楚子伯楚子也然則春秋固伯楚子乎曰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耶然聖人之書此則有幸之意焉有傷之意焉書曰齊侯晉侯之狩有伯也書曰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歟然

是時也楚子侵陳而趙盾亦帥師以救陳又會四國之君以伐鄭是晉猶有志於與楚爭也然晉師以救陳而起而楚子侵宋晉不能與爭其爲不競亦可知矣

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或問書大夫帥師書戰何也曰春秋書戰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曹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大夫帥師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然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年大棘之戰皆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吳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或問秦師伐晉之義曰晉文之伯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從晉以弱楚是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楚以滅庸而秦爲楚役楚方

陵駕中國而秦復興師以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雖然此非秦之罪也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此固伯者之慮也殽之事晉襄之度已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未始有遠圖也自是而後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窺伺中國而兩虎方鬬何暇議及他事哉楚莊之雄也通秦以軋晉而秦爲楚役矣次于厥貉之後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同盟新城之後諸侯方有懼楚之志蓋至於今則鄭復背晉以從楚黨楚以侵陳晉方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曰穿乃興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起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勞於秦非自致之而誰邪

晉人宋人衛人侵鄭

或問晉之侵鄭何也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及其受賂乃立公子鮑而還

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爲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公子歸生以伐宋蓋其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然則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或問弒夷皐者盾乎穿乎曰歐陽氏胡氏已辨之矣歐陽修曰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

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必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

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
爲爾非孔子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
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
不正之乎此可知其繆也然則夷皐孰弒曰孔子所
書趙盾是也胡氏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
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
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
釋也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與聞乎
其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
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於意今以此罪盾盾

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或問不郊禮乎曰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
又死也不然郊矣胡氏曰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
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哉
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

葬匡王

或問葬不書其人何也曰春秋書王崩而葬者四葬
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

景王則叔孫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比而觀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或問公子歸生何以蒙弒君之名曰子公欲弒而不敢發先以語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在子家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胡曰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爾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己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蓄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以弒君之罪歸之

楚子伐鄭

或問楚人加鄭稱人者三稱子者四何也曰稱子者蓋其君自將也不然則稱人而已

晉趙盾徹孫免侵陳

或問公羊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

也公羊之說蓋謂弑君之賊不復見於經其復見於經者以明盾之非弑君之賊不復見者惟宋督鄭歸生齊崔杼陳乞四子耳其他如商人世子般宋萬晉里克衛寧喜皆再見於經又有以討賊而見於經者州吁無知是也他國之臣唯衛命來魯及預會盟侵伐則書無事則不書趙盾所以書者以帥師侵陳也若其事當書豈以弑君之賊而不之書若其事不當書豈以其非弑君而強書之邪況其身爲弑君之賊而預國事再見於經適足以見其國之無臣子爾豈謂其非弑君而乃再見之哉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或問來盟稱使何也曰春秋書來盟五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閔二年齊高子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宣七年衛孫良夫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是也而稱使者二凡書來盟自內録也其稱使則前定之辭也蓋嘗有約言矣而又使其大夫來盟所以固之也是冬會于黑壤而公從之則可知矣案左氏則晉人止公盟而復見止以此知盟爲魯有疑心而未信乎衛既來然則孫良夫之來盟非春秋之所貴明矣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

或問萬入去籥禮乎曰仲遂之罪宣公當追而正之也不能正其罪則是君臣之恩未絕也知其不可繹而猶繹則非矣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大小之不同有國者當圖其稱也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以卿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孔子書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皆在二臣卒之前至稱萬入去籥去樂卒事在叔弓仲遂卒之後明猶繹去樂之爲不當也

晉侯黑臀卒于扈

或問諸侯卒于內不地此其地何也曰於國都之外則地之社金革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芻修玉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于竟外則許男寧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鄫宋公佐卒于曲棘惟許男新臣卒于師不

地蓋許男既與次陘之師而其下文無異辭則其爲
卒于次陘之師明矣故雖不地而其義自見

衛侯鄭卒

或問晉成公何以不葬曰魯不會也胡氏曰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伯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也

陳殺其大夫洩治

或問洩治諫而死經書其名何也曰石氏曰書國以殺大夫皆殺無罪之辭攷稱國以殺之文則洩治之無罪可見矣奚必待洩治之不名哉陳宣公君臣淫亂於朝洩治諫而死左氏引詩而罪之是非孔子之言也後之儒者從而和之有曰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有曰居淫亂之邦諫不能行從二者之言是忠不可爲而義不可守也何以爲近臣哉此穀梁之言近正也大夫見殺有罪無罪皆書名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問取不言我而歸言我何也曰取不言我者宣公

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
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已篤外
有鄰國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
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師曰經凡言歸邑
三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哀八年齊人歸讙
及闡與歸我濟西田是也然或言來或不言來言來
者非魯之所求而齊自歸之也何者夾谷之會齊侯
以無禮自屈爲是歸田以謝過非魯求之也若夫濟
西之田則公連年朝齊又與之爲婚姻又助之以伐
萊故因是求之而齊歸之也讙之與闡亦猶是矣其
始也以公入邾之故而齊取之既而歸邾子益而
齊平則因請其所取之邑故齊以是歸之也然則
來者無所惜之辭也不言來者有所惜之辭也無所
惜其所欲也有所惜則出於不得已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

行父于陳

或問楚莊之殺陳夏徵舒非伯討乎曰胡氏曰殺徵
舒討其賊爲義入陳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
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
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也爲善爲惡牲

在於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國非所當與也而從之

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或問邲之戰曰此一戰也中國夷狄勝負之決也前乎此也晉與楚爭陳楚鄭侵陳則晉救之陳即楚則晉衛侵之陳及晉平則楚伐之扈之會陳不至則晉荀林父伐之陳猶未純乎從楚也迨夏徵舒之弒其君也晉之君臣曾不能爲陳謀之陳於是從楚爲辰陵之盟晉方且會狄于攢函而不謀諸侯之難楚人夷狄之雄乃能執討賊之權而縣陳封陳在其掌握於是陳爲楚有而晉安得而有之前乎此也晉與楚爭鄭鄭從楚侵宋則晉伐之晉宋又伐鄭則鄭受命

於楚以敵之鄭即晉則楚侵之又伐之黑壤之會扈之會鄭在晉宇下則楚子再伐之鄭不堪楚之屢伐也於是從楚以爲辰陵之盟然其心固曰與其來者可也是其心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又徼事於晉楚子之圍鄭也所以爭鄭也晉既不能有陳矣則鄭之一戰是固勝楚得鄭伯諸侯之一決也自晉師之敗績而楚得以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之制矣案左氏則是晉中軍未成列而楚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是以晉師敗績耳然以經文攷之則是成列而戰可知也案左氏則郤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

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書林父何也胡氏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獨以中軍佐濟若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辛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此稱敗績特以荀林父主之也

宋人及楚人平

或問宋及楚平何也曰此一編也可以見晉伯之不競而楚之橫行中國也甚矣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縣陳封陳在其掌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與楚爭鄭其後也鄭有皇門之入晉不能救已而有邲之戰而晉師敗績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爲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魯國者猶未嘗即楚也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於楚當是時中國伯主之

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宋也二國皆大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邲既敗則同爲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盟陳人不至則爲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九月宋之國人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矣楚之圍宋者亦軍弊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師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懲於邲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其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或問晉師之滅赤狄也非有志於攘夷狄平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手以救之而徒能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誘及晉侯之欲伐狄也諸大夫皆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爲謀不過欺善怕惡爾不得志於鄢

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或問榮左氏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然乎曰果如所傳則經當書王孫蘇以首惡此未必然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或問斷道之盟魯與焉何也曰前乎是魯專事齊至此魯始從晉石氏曰斷道之盟左氏以爲辭齊穀梁

以爲外楚今從穀梁義何則自宣公以來凡晉會諸侯齊未嘗不與也衛嘗同盟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於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說於晉然則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左氏見明年同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有鞌之戰而謂以此爲辭齊亦不與經合矣

公弟叔肸卒

或問書弟何也曰案春秋之義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然有以弟而書字有以弟而書名者以其爲母弟之貴也比之天子命大夫而書字則叔肸許叔蔡叔之類是也其已爲大夫者則書名衛繫宋辰齊年鄭語之類是也

春秋或問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十六

成公　春二月無冰元年

或問或謂開冰而後書無信乎曰春秋書無冰三桓二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是年二月無冰無冰無冰者常燠之罰也而皆書之於春或謂開冰而無乃書無冰與大無麥禾書之於歲終爲一例然以鄙意觀之大無麥禾書之一歲之終可也若無冰則但當於鑿冰之時而無冰可鑿則書之非必待既開冰而後知其無也然則春秋以周正紀事亦可知矣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或問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也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厚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或問使舉上客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書四卿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

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征伐皆在大夫矣案此編與屈完來盟之義略同然屈完之盟書曰屈完來盟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曷爲以四國之欲言之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主之齊桓

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則退于召陵而與之盟不敢以臨楚盟屈完也晉郤克合四國之大夫以戰齊齊侯使國佐如師則進師于袁婁而與之盟必欲以偏齊盟國佐也齊桓爲有禮而四國爲慾矣

取汝陽田

或問汝陽田書取何也曰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鄆取郚取根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是也汝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之力而取之易也歸者其意也取

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耳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會盟于蜀

或問蜀之盟不沒公何也曰此與浮來之盟同是會也是盟也蓋爲魯病矣當是時晉主夏盟者也晉方與魯衛曹之師戰齊于鞌而楚即帥鄭師以從事於魯衛遂侵于蜀公會公子嬰齊而同十一國之人以盟于蜀豈魯之得已哉晉之不能卻夷狄以安中國而十一國之盟皆亦明矣晉不能卻夷狄以安中國而十一國之盟皆

稱人何也晉猶主夏盟也蓋至於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而後晉楚之勢均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而後諸侯始皆從楚此罟之盟所以略之也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問來聘而盟何也曰案經聘而遂盟者五是年荀庚孫良夫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皆諸侯使大夫來聘而魯要之使盟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則是來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已非來盟也魯之爲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或問鄭伐許說者以爲狄鄭然乎曰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孤之戰不出師者三年秦不顧義見利而動又起此役此夷狄之道也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與楚比周一歲而再

伐許故狄之也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爲盟主既不能救且僞會齊師假道鮮虞此夷狄之道也或曰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於是狄秦楚之伯鄭人爲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侯及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雖吳入

郢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惟蘇氏以秦鄭爲闕文而晉伐鮮虞則亦以爲狄之以愚觀之是皆深於求春秋者也嘗竊以爲事有小大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爲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小大不可以一槩論褒貶之實則不在是焉秦之伐晉事小而地遠

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耳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褒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爲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繫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或問魯侵宋何也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衛侵宋魯又侵宋何也其諸受命於晉乎其諸以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之乎然是役也二卿並書何也此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晉景公末年有二大盟會前有斷道後有蟲牢稍能振伯業者二會之力也然蟲牢之盟宋實與焉謀復會而宋辭之何哉其豈非以伯主於行事之間非純

出於禮義有不當於人心者乎如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未純乎義之所致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或問納幣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者三莊二十三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云公親納幣也啖子云且居喪娶仇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也趙子云又譏使公子納幣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孫胡氏曰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也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愚案春秋書內女惟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紀叔姬之歸于酅宋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也是以魯人重之魯史記之為特詳聖人因魯史而紀之亦為特詳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四年紀伯姬卒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衛人來媵九年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

襄三十年五月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書宋共姬之詳如此意者魯人以其賢而書之於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爾不然史之所不載仲尼亦安得而紀之乎然仲尼所以紀之者亦有故也其書公孫壽納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則譏其使卿也書三國來媵則譏其諸侯一娶不應有十二女也蓋亦因其紀錄之詳而得以記其失禮爾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或問不書天王而書天子何也曰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二莊元年冬王使榮叔

來錫桓公命文元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及此年賜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弒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而又使來錫命成風以僖公妾母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者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者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弒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

通志堂

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有法錫文公命獨爲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爲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爲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風之葬固爲非禮宰咺來歸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冢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抵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預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傳寫誤歟啖助呂本中之言云爾

吾從之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或問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來聘來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黑背也奈何曰說者或曰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伐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之所繫寄之匹夫焉亦已輕矣愚曰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

國事哉其書弟者蓋以見其私耳仁人之於兄弟也
固親愛之而已矣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爲中
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衣服禮秩如嫡卒之弒
諸兒者無知也衞侯之弟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
父甯殖出衞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
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衞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
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
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衞侯之弟鱄出奔晉天王
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
子偃師盜殺衞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

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又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
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厚一則已薄聖人
並書於冊而兄弟之義著矣

夏四月五卜郊

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
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
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
可也

公會晉侯伐鄭

或問經書晉侯而左氏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信乎曰信經是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或問瑣澤之會何也曰左氏云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敞云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盟何邪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愚意瑣澤之會爲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公如京師

或問公如京師豈非得禮之正乎曰經書朝于王所者僖公也如京師者成公也僖公朝王所爲會晉耳成公如京師爲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春秋所誌可謂微而顯矣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信乎曰非也劉敞論

之矣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也非爲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石氏曰婦有姑之辭時穆姜存焉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或問執稱晉侯何也曰春秋書執多矣皆書人執諸侯亦書人略辭也亂辭也惟此年晉侯之執曹伯書晉侯傳曰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于京師或者疑焉以爲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致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爲非伯討乎晉文之執衛侯亦歸于京師也然而猶稱人者晉文之執衛侯私意也此年之執曹伯伯討也此所以異其文傳之所言與經意合益足以爲證矣

宋殺其大夫山

或問山之不氏何也曰石氏曰殺大夫不氏楚得臣與宋山而已楚夷狄也其略之不備宜矣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爲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嘗疑其脫耳又左氏載宋華元之奔與子山之殺及魚石之出首尾不

實學者更宜詳之

會吳于鍾離

或問鍾離之會吳何也曰晉實始通吳也向也爲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有吳爲中國患矣自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於是有吳與中國盟會矣鍾離之會猶以諸侯之大夫也若曰不以中國之諸侯與之爲敵也襄五年善道之會猶大夫也戚之會相之會則諸侯實與爲會矣雖然以諸侯之大夫會夷狄可也又烏知大夫之自爲會可乎哉案春秋會

而殊會者有二會王世子于首止是會世子也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柤于向是會夷狄也說者曰會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敵也或曰其言會吳何會吳子也然以經攷之則戚之會曷爲不外吳人又何以知吳之爲吳子蘇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晉爲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與會也愚案此說爲通蓋戚之會乃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於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未通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吳爲文然則曷爲不與首

止之文同義曰首止之文曰公及晉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也爲會吳爾

雨木冰

或問雨木冰之義曰文公經說曰成十六年雨木冰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註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註云木少陽幼君也冰陰凝臣也臣將脅君此乃五行家牽合之說未可信終未見上温下冷之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或問或謂曹伯負芻弒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尹子單子會晉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縱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不王也曰不然是年不書王脫文耳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或問伐宋以納魚石也而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爲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先儒曰

以惡曰復入是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春秋或問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襄公 城虎牢

或問陳君舉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鄫邾鄫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然乎曰說亦巧矣然案春秋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者亦鄭不能有之爾此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

莒人滅鄫

或問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之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信乎曰未可以爲信也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盡信

季孫宿如晉

或問左氏曰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爲魯當屬鄫故也信乎曰以經攷之則莒與鄫同預戚之會莒之滅鄫正晉之所當討於莒也而反討於魯何哉恐未必然

鄭伯卒于鄢

或問鄭伯之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國也爲如會而卒也故地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弒之說誤矣

同盟于戲

或問戲之盟鄭服乎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之服未可知今以

經攻之盟于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于戲之後楚子伐鄭則其爲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預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會于蕭魚

或問蕭魚之會非悼公之盛乎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麾至向也鄭從楚至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至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難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爲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爲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鄢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變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爲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

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鄢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

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孫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爲撓

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儼然爲兩伯以臨諸侯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爲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爲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讒魯進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

專盟幸莒已服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至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或問劉夏何以名曰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公如宰周公是也卿當書伯如召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書名士也

大夫盟

或問書大夫盟何也曰胡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

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圖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後世之意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或問左氏三叛人名之說信乎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讎國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

人甚矣學左氏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齊豹書盜
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名欲蓋而彰者也有此二物
足以懲肆而去貪也爲此言者以爲學左氏則可以
爲學春秋則不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

或問九月食而十月又食何也曰石氏曰此年九月
日食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變起
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
纔三十六也有頻交而日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
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曆無此法或傳
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
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
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或問宋之盟非弭兵乎曰否宋之盟是天下之大變
也晉楚之爭諸侯也久矣諸侯之從晉者楚伐從楚
者晉伐天下亦多故矣雖然晉之爲中國盟主則自
若也宋之會名曰弭兵而以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
晉楚夷矣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嘗一迹其

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之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鄭蔡從楚耳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自是再會于虢至申之會而蠻夷之君大合十一國之衆而楚專主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變也據左氏所載則宋之盟楚實先晉而春秋書晉於楚之上者所以存中國之體也或問溴梁之盟書曰大夫盟言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之無諸侯也此其說失之鑿矣案溴梁之盟中間無他事先序諸侯於其上矣故但曰大夫盟宋之盟中間有衛侯殺甯喜弟鱄奔晉之事故再舉諸侯之大夫此書法也雖澶淵之盟亦中間無他事而書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何也曰雞澤之盟諸侯不與盟若但曰叔孫豹及大夫及袁僑盟則不辭矣故書曰諸侯之大夫此自書法云爾何必過爲之說哉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或問左氏再失閏之說信乎曰劉氏權衡曰左氏云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大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皆不然也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

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曆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以不譏乎故曰未然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中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矣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爲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爲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爲災而書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或問天王亦不得專殺乎曰呂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孫明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年殺其弟佞夫

以爲天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鬼也某竊以爲明復此言未爲知春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稟命於天子也天子無所稟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殺生自恣惡由己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偶無天王殺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脫略孔子無從取書也如使實殺無罪見之簡冊聖人豈肯不書以爲世戒之理而以爲天子可以專殺大夫而遂不書也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此言也予故以爲明復此言未爲知春秋

葬蔡景公

或問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書葬何也曰呂本中已言之矣呂曰許止殺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也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說也而爲之說者又必曲爲之義以信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亦聖門之罪人也

春秋或問卷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十八

昭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或問經書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忽係之鄭則突不稱國明無二君也而莒之去疾展輿皆係之莒或謂貴賤鈞而後得以爭信乎曰此說非也假使其貴賤鈞亦當有當立者不可以貴賤鈞為辭意者去疾係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弒之後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固已立展輿矣則其係展輿以莒也亦宜入于莒難辭也展輿雖已立為君而未踰年則猶未成乎君故不稱君而但曰莒

展輿耳然則聖人所書皆事蓋兩下爭國之辭也

楚子麇卒

或問楚子麇卒非弒乎曰呂本中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爲公子圍弒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弒君之語後世緣楚王汰侈遂以爲實甚矣三傳之爲經害也趙盾弒其君曰非盾也穿也許止弒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而曰子駟弒之也凡若此類皆誣僞失實重爲經害使聖人之旨不明害之大者也陸淳以爲穀梁所稱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以此語爲街談巷議之說又以垂隴之會鄭公子賦詩左氏委曲誣辭爲多此類是也淳之論蓋有未盡大抵公穀之論多街談巷議之說而左氏之說多委曲誣辭也其可信蓋鮮矣學者欲由是而求聖人之意則惑之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或問公如晉乃復何也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此年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惟二十三年書有疾則其餘乃復者皆晉人辭之也春秋之世以小國事大國無歲不聘無役不從靡敢寧居如此然經書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則亦足以見昭公之舉動不以禮而自取困辱可知然則爲國者亦謹於禮而已矣

暨齊平

或問暨與及之辨曰案定公十年經書及齊平而此年書暨齊平先儒謂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曰不然及固我及彼之辭而暨之爲言又有強之其意何以言之是時魯方結婚於吳外附強楚倚吳楚以爲重是以強齊人而與之平齊亦不得已而從之與宋公之弟辰暨石彄出奔義同至於定公十年及齊平則我及彼之辭也杜預以此爲齊與燕平誤矣上文書暨齊平下文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其驗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爾定十一年奈何以爲燕齊平乎

葬陳哀公

或問葬陳哀公我往會乎曰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爲楚師入據魯豈於

其葬而使人往會之蓋楚師入陳時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侯者蓋上文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必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爾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或問楚子虔何以名曰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孚國也則不名而楚子虔衛侯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得也或曰衛侯使禮至仕邢既而伐之禮至從國子巡城披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弒君父而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惡也是以特名之爲此說亦近似矣愚嘗思之竊謂聖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間也後世之儒以名字爲褒貶而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爲褒貶也至於質之經而不合則必曲爲之說以通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鑿且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則名之說然以經攷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

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訛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耳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盾帥師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

凡言納者内弗受而強致之辭此蓋内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邪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内莫爲助之辭也

有星孛于大辰

或問星孛于大辰亦有應乎曰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載梓慎鄭裨竈之言則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而明年其言果驗何休註公羊則謂孛彗者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較之胡氏之言則又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某事驗某應者皆失之泥也呂本中曰日月星辰之謫見於天雪霜風雨

之不時以爲民害皆政事之失當有以取之也故君
觀其變以思戒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
亡之禍其漠然不以爲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
詳書以爲世戒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
乎斯言當矣

葬許悼公

或問許悼公何以書葬曰石氏曰穀梁傳例弑君而
賊不討者不書葬其書葬者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
公以爲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公則以爲外之討
賊蔡昭則以爲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爲不使止

爲殺父此傳例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
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
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爲之說
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討而固亦書葬邪
子觀許悼公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於內而不及
國又般止欲沒其弑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
故書葬焉歐陽公論止爲弑得其旨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或問左氏求名不得之說信乎曰爲左氏之說者曰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爲衛司寇作而

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齊豹書盜則曰求名而亡三叛人盜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爲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爲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誰能曉之余以爲此非春秋之旨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繫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盜者微者之名字不著於經也陸淳以爲春秋非上卿不書名陳傅良云此齊豹也曷爲以賤辭書之奪之書寇則非大夫也理或然也

大蒐于昌閒

或問大蒐禮乎曰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焉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令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享則

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成之意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或問蔡侯朱穀梁以爲蔡侯東何也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爲東愚謂穀梁所書疑是又脫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公孫于齊

或問公孫于齊之義曰胡氏曰昭公以君伐臣曷爲不勝乎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也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室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惡及視魯國始失政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矣自季文子武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矣魯君喪政已四公矣而區區稠父而欲同

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此宜其所以見逐也

會于適歷

或問季孫意如會晉荀躒而晉無討焉何也曰余觀意如逐君昭公在外始依於齊而齊不果納再依於晉而晉不果受卒之客死於外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臣賊子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慝二國其意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之為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鄆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

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後其爲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爲之名而卒之悠緩而卒不克歟嗚呼世道之薄有自來矣魯桓弑隱者也以許田賂鄭而會于垂公子馮弑與夷者也以鄫大鼎賂魯而平其亂宣公弑君自立則賂齊以濟西之田而安其位崔杼弑其君光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及其大夫軍將皆有賂而退其師凡若此類不勝衆矣況夫以齊侯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盟主爲諸侯之會而宋衛皆有利納公之心此豈非其好義之心哉然自申豐之計一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一至而小國以難辭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劫而奪之劒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歟雖然非徒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相爲囊橐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併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晉侯之不得以行其志也

春秋或問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十九

定公　不書正

或問定公何以不書正月曰定公不書正先儒以爲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正其始理固如此然以予觀之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於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今定公未立在禮先君既終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繫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以

十二月薨則今年之春不得以繫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　常年書王三月云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定公既即位然後追書今年春皆爲定公元年耳此　一年而二君也至於公即位之例先儒或以　弒君不言即位其或繼弒君而言即位則曰如其　也此殊不可曉皆強爲之辭耳觀定公六月即位之例則知諸君之所以書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其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爾尚何疑乎

會于召陵侵楚

或問召陵之會卒無成功何也曰余觀召陵之會未嘗不嘆晉之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沈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蓋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合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而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侵楚淺事也伐重事也晉定之會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伐重事也

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案傳則楚子常以裘馬而失二國之君晉亦以荀寅求貨之故而辭蔡侯世衰道微是區區者乃能軒輕列國之諸侯而致晉楚之失伯者皆是物也嗚呼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故自是以後前乎此自齊桓以來無特相盟者而盟于鹹于沙則特相盟矣無參會者而安甫之會則參會矣前此晉未嘗伐與國也而晉士鞅帥師侵鄭侵衞又伐衞則伐與國無伯主之體矣及其極也夷狄橫行於中國而莫之制矣故嘗攷論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北杏以前是一時也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召陵以前是一時也召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夫伯者王之反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

安夷狄猶知所畏是猶幸其有伯也伯衰而諸侯散
伯衰而中國擾伯衰而夷狄橫天下益不寧矣是故
晉侯吳子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焉

齊人歸田　墮費墮郈

或問或謂左氏穀梁所載夾谷之會孔子之辭皆街
談巷議之說以爲知聖人也淺甚說然乎曰以愚觀
之左氏所載似未可不信揚子法言曰齊人章章歸
其侵疆蓋自漢儒相傳皆有是說似未可非之要之
聖人舉事自是與常人別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也夾谷一會而侵疆遽歸豈謂其一言之間遂足以
致此哉意其動容周旋之間有以深警其心矣則夫
齊人之來歸田宜也墮三都之事東坡蘇氏爲之論
曰季氏親逐昭公客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孔子
安能以是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攷於春秋方
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終莫能違孔子蘇氏曰此孔
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以
治世之禮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
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
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愚謂審如蘇氏之說則
是孔子爲政能咈人情之所難而爲之要之聖人舉

事雖即諸天理之安而亦未嘗不順人情之欲夫使
孔子咈三桓之欲而強欲墮其都邑此不待智者而
知其不克也然則費郈之所以墮者何也曰三家之
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其邑以叛亦豈三
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者相踵豈
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
適有以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
墮也於仲尼何與焉乃若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
孫之不欲墮耳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
其天理之動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
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動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
然後不肯墮耳然使孔子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
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
爲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或謂史記
所載未必得其實孔子爲政當在歸田墮郈之時而
圍成不克則是女樂既歸之後此說未必然姑記之
以俟知者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或問趙鞅書歸何也曰案先儒之說云出稱叛入稱
歸叛者逆辭歸者順辭則知鞅之叛非叛也以地正

國也所以逐君側之惡人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而不免以叛書者所以為後世人臣不請命於君而擅用兵者之防也至其入國則書歸以見鞅之非逆也或者又曰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恕之先書叛叛惡辭所以誅鞅也後書歸歸善辭所以赦鞅也鞅之出入于晉陽將以檠荀寅士吉射之伐耳其心本非叛君也然邑君之邑也臣烏得而有之故書叛以伸王法及其歸國則是鞅知悔而反逆為順復於為善也故書歸以厚人情先儒之為此論不過惑於書歸之一語耳夫使以地正國而可則是人主

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而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春秋王法也當誅則誅當赦則赦烏有既誅而又赦之之理若使既誅而又赦之則是非不白善惡不明而王法不行於天下矣況春秋乎愚故曰歸易辭也亂臣以叛去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者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

春秋或問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二十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或問蒯聵何以稱世子曰左氏序蒯聵之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劉原父以爲安有此事蓋蒯聵聽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又走入其家豈眞有此事哉愚以春秋攷之則知劉敞之言爲得若使蒯聵

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欲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
父子之義絶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
人不應以衛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爲衛世子則是
蒯聵世子之位未絶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絶則知其
必無欲殺母之事明矣案春秋書世子者三鄭忽蔡
有衛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絶
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絶也輒雖立而蒯聵
之位終未絶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蒯聵之名不可
掩矣

齊陳乞弑其君荼

或問案左氏則陽生使朱毛弑荼而經以陳乞主之
何也曰當以經爲正蓋陽生之入荼之弑皆陳乞之
爲也乞不弑荼而立陽生者豈其廢不正而立正哉
此固篡齊之兆耳陽生特一亡公子耳何與焉

用田賦

或問用田賦之說曰春秋書變古者三初稅畝作丘
甲用田賦是也先儒言初稅畝謂公田十一之外履
其餘畝而稅之也如是則是公田之助既十取一矣
又於其餘田而十取一也是爲十取二愚謂初稅畝
乃是初變古法也恐未應遽至此所謂初稅畝只是

廢助法而用稅法耳宣公之三十六年書饑七年書大旱十年大水而復大饑十三年螽十五年復螽水旱凶荒相繼不絕則公田之入薄矣於是廢助法而用稅法則歲取十一以爲常所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必取盈者是也此譏變法之始也故書初作丘甲之說先儒或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是一甸而出一乘車也今丘十六井也而同爲甲是丘賦一乘也若然則頓增四倍之賦於理亦未宜然故夫丘甲只是每丘而出一甲士耳至於用田賦之說先儒或謂宣公稅畝始什二而稅今又什二而斂其

財曰用田賦者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果如是則四倍於古矣亦恐非也或謂以丘賦一乘爲未足故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爲兵也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也今又不足而以田賦則是凡受田者皆出一人以爲兵比之於古則已七倍矣亦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爲使一井之閒出一丘之賦則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不宜然案左氏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又將不足愚謂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初稅畝則無寬弛之法稅且重矣作丘甲則有益兵之擾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田出稅矣今又出賦所謂取二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爲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耳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要之重賦爾

螽

或問冬十二月螽左氏失聞之說信乎曰案左氏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以是爲失閏之故然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或問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其來聘則以吳子使而書之也以其與我接也

戰于柏舉則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
楚敵也會于黃池則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書吳
子則吳晉敵也凡皆著其強也或以爲吳能辭尊稱
居卑稱則誤矣抑愚讀公會晉侯及吳子之言而有
感焉春秋之作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道之資故
也齊桓首倡伯業而魯之君獨遲遲而不會豈非其
趨向之近正邪當時之善覘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
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之君臣猶知有
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也而猶世道之
一幸也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

焉楚夷也吳愈夷也愈夷而愈爲中國患此正中國
之諸侯之所宜同心勠力以附伯主而庶幾其足以
息夷狄之燄以爲中國之防可也晉既不足以宗諸
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於中國者乃在
於周公之子孫禮義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
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黃池而使之偃然與晉伯爲
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吳以爲國而又導之至以陵中
國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是故春秋於是
終焉斯義也先儒偶未之及故發明之以俟知者

春秋或問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五論序

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辯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

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
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
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
變服遁盩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
不荅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
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
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
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爲
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菴稱高足淵源之來
人稱温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訾道學者往往謂

其迂踈無濟然宋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
爲詭隨甘走海盩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
凜也以是觀之道學又何負於人國乎良可嘆
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
下學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五論

樸鄉先生温陵呂大圭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

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
不存者君臣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
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
也眞僞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
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
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
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
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

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
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
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
魯史所書其於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
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
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
也吾別之眞僞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
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
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

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素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卜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

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
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
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
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
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
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
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
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
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
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

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
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爲有一治之劾蓋具有見
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
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
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錯亂
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
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
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
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
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

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
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
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
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
不書氏或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
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
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
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
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
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以魯國而欲
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
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
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
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
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
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
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
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
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
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

已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訖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祈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戓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

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論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

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也可也儒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

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戍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戍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

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武曰滕本侯爵也朝弒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荊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夷狄則夷狄之可也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

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而難通者也執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成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而爵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刻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

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

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邿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爲不敬已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而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已未

司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畢亲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苫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

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
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
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
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
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王
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
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
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
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
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

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甚非聖人明白正大
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
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
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論三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
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
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
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
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

會則書會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
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
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
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
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
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
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
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窮殖出
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
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

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
侯之弟黃不曰衛繫而曰衛侯之兄繫陽虎陪
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
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
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
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
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
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

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名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荊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蔡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戎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

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我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鞏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論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

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弒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

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
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
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爭城爭地者日以
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
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
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
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
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
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
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
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
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
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
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
正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
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
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
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
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
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

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廿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後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荊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則文

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泜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論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

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驟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堰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

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夫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丘明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

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崩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

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

置其君如弈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予相夷兄弟爲讎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篤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

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二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

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五論

後學 成德 校訂